

子華子卷九之十

顛九

子華子卷之九

十同卷

顛九

晉

人

程

本

著

北宮意問

北宮意問曰上古之世天不愛其寶是以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畧而不失其次鳳凰至者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敢問何所修為而至於是也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也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上古之世居有以虛宰多以少

所以同於人者用舍也所以異於人者神明也神明之運其由也甚微其效也甚徑與變相蕩遷與化相推移陰陽不能更四序不能虧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挹之而不冲注之而不滿彼其視鳳凰麒麟也秦牢之

顛九

養爾彼其視澧液甘露也眀澮之寫爾彼其視芝房竹實凡草木之異者畦圃之毓爾彼其視玉石瓊怪凡種種之族者篋襲之藏爾故曰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昔者有虞氏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詩

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周公之佐成王也希
膳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歌雍詠勺六
服承德凡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
無之不缺於治聖王已沒天下大亂父子質
性君臣失紀未有甚於今日也然且日月星
辰衡陳於上與治世同焉而已矣故曰天道
遠人道邇待著龜而襲吉福之末也顛蹶望
拜而謁焉其待則薄矣故聖王不識也君子
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吾恐後世之人主方
且睢睢盱盱唯此之事而爲人臣者巧詐誕

譎以容悅於其君舍其所當治而責成於天
借或氣然而數繆也忽有鍾其變者色澤狀
貌非耳目之所屬也於是奉以爲祥君臣動
色士庶革聽以至作爲聲歌而薦之於郊廟
錯采續畫而以夸諸其臣民奄然以爲後世
顛九
莫我之如也彼其却數於上世其所謂豢牢
之養也剛澮之寫也畦圃之毓也篋襲之藏
也章章焉如日星之在上也乃始矜跋而以
爲希有之事夷世而不可以幸冀者也甚矣
其亦弗該於帝王之量者矣

子華子居於苓北宮意公仲承侍縱言而及於醫子華子曰醫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淪也淪者養也疇藏之伏也血氣之留也空窾之塞也關焉之礙也意其所未然也意其所將然也察於四然者而謹訓於理夫是之謂醫以其所有餘也而養其所乏也以其所益多也而養其所損也反其所養則益者彌損矣反其所養則有餘者彌乏矣察於二反者而加疏淪焉夫是之謂藥故曰醫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淪也淪者養也北宮意曰正惟

是世俗之醫所不能爲也雖然意聞之也有
所資於意不如無意之爲愈也有所待於養
不如無待之爲愈也敢問人有精神也其升
降上下與晝夜相通也與天地相灌注也其
爲種凡有幾子華子曰意善哉而之問也觸
類九
類以演之進乎此則與知道者謀矣吾次其
所以學也而擇取之矣夫天降一氣則五氣
隨之寄備於陰陽合氣而成體故有太陽有
少陽有太陰有少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故
陽中之陽者火是也陰中之陰者水是也陽

中之陰者木是也陰中之陽者金是也土居
二氣之中間以治四維在陰而陰在陽而陽
故物非土不成人非土不生北方陰極而生
寒寒生水南方陽極而生熱熱生火東方陽
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西方陰止以收而生
燥燥生金中央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是故
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如之血
氣和合榮衛流暢五藏成就神氣舍心竈氣
異具然後成人是故五藏六腑各有神主精
真於金火氣諧於水木精氣之合是生十物

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是也生之所自謂
之精兩精相薄謂之神隨神往反謂之鬼並
精出入謂之魄所以格物謂之心心有所憶
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志之所造謂之思
思而有所顧慕謂之慮慮而有所決釋謂之

智夫於智十累之上也至於智則知所以持
矣知所以持則知所以養矣榮衛之行無失
厥常六腑化穀津液布陽故能久長而不弊
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戶樞之不蠹以其
運故也是以精上則滯神昏則伏鬼拘則沉

魄散則耗心伎則惑志鬱則陷意營則罔思
澁則殆慮殫則蒙智礙則愚故所謂持者持
此者也所謂養者養此者也意善哉而知問
也觸類以演之進乎此則與之道者謀矣公
仲子曰夫子之言也而之問也承也得所未
之嘗聞如發部焉願夫子益其說而稽徵其
所以解也子華子曰然言固不可以一而足
也夫心也五六之主也精神之舍也心之精
爲火其氣爲離其色赤其狀如覆蓮其神爲
朱鳥其竅上通於舌肝之精爲木其氣爲震

其色青其狀如懸瓢其神爲蒼龍其竅上通
於目肺之精爲金其氣爲兌其色白其狀如
懸磬其神爲伏虎其竅上通於鼻腎之精爲
木其氣爲坎其色黑其狀如介石其神爲玄
龜其竅上通於耳脾之精爲土其氣爲戊巳
其色黃其狀如覆缶其神爲鳳凰其竅上通
於口是故脾腎心肝肺五官之司口舌鼻耳
目五官之候脾之藏意腎之藏精心之藏神肝
之藏魂肺之藏魄金木水火土五精之總也寒
熱風燥濕五氣之聚也水以潤之火以燠之土以

溥之木以敷之金以斂之此以其性言也水
之冽也火之炎也土之蒸也木之溫也金之
清也此以其氣言也水在下火在上土在中
木在左金在右此以其位言也水之平也火
之銳也土之圜也木之曲直也金之方也此

顛九

五

以其形言也水則因火則革土則化木則變
金則從革此以其材言也水井洫也火爨冶
也木金器械也土爰稼穡也此以其事言也
夫盈於天地之間而充物者惟此五物也凡
五物之有不可無也其所無不可有也微者

養之使章弱者養之使強損者養之使益不足者養之使有餘無物不養也無物不備也夫是之謂和喜怒哀恐思不能汨也視聽言貌思不能奪也夫是之謂大和之國無待於意而為醫大和之俗無得於養而為藥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中無載則道集於虛矣心無累則道載於平矣安平恬愉吐故納新靜與陰同閉動與陽俱開若是者由人而之天合於太初之三氣矣以之正心修身治國家天下無以易於此術也吾之說盡於此矣

二子拱而退書以識之

子華子卷之九

子華子卷之十

神氣

晉

人

程

本

著

子華子曰古之至人探幾而鉤深與天通心
清明在躬與帝同功是以進為而在上則至

精之感流通而無礙以上行而際浮以下行
而極憂以旁行而塞於四表不言而從化不
召而效證以其所以感之者內也伏羲神農
之世其民童蒙冥冥蹟蹟不知所以然而然
是以水年黃帝堯舜之世其民樸以有立職
顛九
六
職植植而弗鄙弗天是以難老末世之俗則
不然煩稱文辭而實不效知譎相誕而情不
應蓋先霜霰以戒裘爐者矣機括存乎中而
羣有詐心者族攻之於外是以父哭其子兄
喪其弟長短頡悟百疾俱作時方疫癘道有

緇負盲禿狂偃萬怪以生所以然者氣之所
感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日月薄
食虹蜺晝見五緯相凌四時相乘水竭山崩
宵光晝冥石言大疴夏霜冬雷繆盞之族諸
禍之物不約而總至所以然者氣之所成故
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故曰天之與
人其有以相通此之謂也

留務茲從子華子游者十有二年目相屬而
言不接也業成而辭歸將隱居於五源之溪
子華子曰天下之物有甚滑稽而難持者女

知之矣乎疾之則脫緩之則激焉以逝非捉
園之謂也而所謂善持者能爲之於疾徐之
間今女之所治吾無間然者矣然子之志則
廣取而汎與者也吾恐女之後夫擇者也其
將有剽女之外郭而自築其宮庭者矣登女

顛九

七

之車而乘之以馳騁於四郊者矣取女之所
以爲璧者毀裂而玉分之者矣夫道固惡於
不傳也不傳則妨道又惡於不得其所以傳
也不得其所以傳則病道今女則往矣而思
所以慎厥與也則於吾無間然者矣

子車氏之殺其色粹而黑一產而三豚焉其
二則粹而黑其一則駁而白惡其弗類於已
也嚙而殺之決裂其腎腸糜盡而後止其同
於已者字之惟謹而恐其傷也子華子曰甚
矣心術之善移也夫目眩於異同而意休於
愛憎雖其所自生殺之而弗悔而況非其類
矣乎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握附耳咕咕相爲
然約而自保其固曾膠漆之不如也及勢利
之一接未有毫澤之差蹴然而變乎色又從
而隨之以兵甚矣心術之善移也無以異乎

子車氏之玃

宋有澄子者亡其緇衣順塗以求之見婦人
衣緇衣焉援之而弗舍曰而以是償我矣婦
人曰公雖亡緇衣然此吾所自爲者也澄子
曰而弗如速以償我矣我昔所亡者紡緇也
今子之所衣者禪緇也以禪緇而當我之紡
緇也而豈有所不得哉子華子曰夫利之愆
心也幸於得而已矣忘其所以爲質者矣幸
於得而忘其所以爲質夫何所憚而不爲之
哉今世之人求其不爲澄子者或寡矣

子華子曰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川閱水以成
川世閱人而爲世河之下龍門也疾如箭之
脫筈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治古之時積
美于躬如膚革之就充惟恐其不修弗憂於
無聞如擊考鼓鐘其傳以四達繹如也今則

顛九

不然荒飈怒號而獨秀者先隕霜露霄零而
朱草立槁媻市之徒又從而媒孽以髡搖之
是以萌意於方寸未有毫分也而觸機穿展
布其四體未有以爲容也而得拱拮懷抱其
一槩之操泯泯默默而願有以試也而漫漫

之長夜特未旦也疾雷破山澍雨如霆雞喑
於峙而失其所以爲司晨也人壽幾何而期
以有待也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子留子築居
於五源之溪使其徒公子賓胥見子華子於
齊曰先生之役子留子使賓胥也敬以有請
夫五源之溪天下之至窮處也鼙吟而馳啼
且曉昏而日昞也蒼蒼踟躕四顧而無有人
聲雖然其土脉膏以發其植物也允允以澤
其清流四注無乏於濯漑其蘋草之芼足以
供祭也流光馳景却顧於斷蹊絕壑之下雲

雨之所出入也其石皴栗爛如赭霞藹草之
芳從風以揚壟耕溪飲爲力也佚而坐嘯行
歌可以卒歲今先生之年運而往矣而其所以
蘊藏者無期惟是汾河之間不吾容也而
寄食於海瀕歲又弗稔其何以供億今之諸

九

九

侯其地相埒也其德相若也先生之車軫其
將誰氏知之是以子留子使賓胥也敬以有
請無寧先生而肯照臨於山埃之中將使斯
人也耳聞而目明先生豈無意於此子華子
曰爾歸而語而夫子矣而以所以屬於我者

渠渠不忘於我之心鼎鼎如也吾聞之太上
違世其次違地其次違人而之所志其違地
矣乎曩者吾有緒言於會矣曰我必死爾以
吾骨反而涉河以從吾先人於蒼塞之下我
之意也已有所在矣不得而從於爾之求矣
夫志之所存雖逝而親雖缺而成疆裂壤斷
不吾間也而今而後吾之神爽坐馳於五源
之間而亦將朝夕而惟余是從吾何必往也
嘻來賓胥我之不得往猶而夫子之不得來
也詩不云乎莫往莫來使我心疚吾之與而

夫子也其弗覲矣夫

子華子自齊而歸召子元而訓之曰來爾會而小人其謹志之昔吾之宗君爲周日正周公作成周定鼎於郊鄆修和周郊於是吾之宗君薦其所以爲祥者其族有三曰井里之

璞也曰大山之器車也曰唐叔異畝之禾也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吾之宗君請以爲獻王

命分寶玉于魯公時庸展親歸禾於周公作歸禾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以吾之宗君始有蒲璧以朝作程典令其顯庸書在故

府逮宣王之時吾之宗君入董六師爲王虎
臣是曰司馬司馬之後凡九世而其子孫或
播居於汾河之間十有一世而國并於溫先
大夫宣王之棄世也背違其群而吾之宗君
厥有大造於趙宗如瓜苗之有衍我是以庇
其榮而食其實及吾之身雖不釋於簡主而
趙則真吾姓之所宗氏也今主君之爲人強
毅而法能忍詬而無慝挺挺而不回且受人
之規言其將光啓于趙氏之業而大其前人
吾且老矣而不得以相其成來爾會其小人

其謹志之其勿有二心以事主君惟是窳窳
之事吾之所以後其先人者弗儉弗侈允釐
其中其勿以世俗之垢昏而以澆我之所修
乃若爾會之所以自勗者則惟無宗君之忝
其於我亦預有無窮之聞來爾會而小子其
謹志之

